

温州话流撮一三等交替的特点

郑张尚芳

一般都认为一等字古无腭介音,三等字古有j介音,洪细区别巨大。但温州方言中有好些一等字读如三等,又有好些三等字读如一等,打破了它们的畛域,其中尤以流撮字为显。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

一等读如三等的字

1.1 温州流撮字除唇音字异化外,都读-u尾韵,一等候韵一般读-au,三等尤韵精知照组读-iəu,尤幽韵见系读-jau,来母读-əu,例如(由于印刷原因,本文以ng表ŋ,以nj表ɲ,以sj表ʃ,以zj表ʒ,以H表ɦ,以əu表ɤu,以N表鼻化,並以右上角小字1、3、5、7表阴调平上去入,2、4、6、8表阳调平上去入):

一等 漏 lau⁶ 斗 tau³ 走 tsau³ 狗 kau³

三等 流 ləu² 手 sjiəu³ 酒 tsjiəu³ 九 tsjau³

而一等候韵有四个定母字读əu韵,跟三等“流”的韵母一样:

头骰 dəu² ÷ 投 dau² 豆痘 dəu⁶ ÷ 寔 dau⁶ 比较 流 ləu² ÷ 楼 lau² 馏 ləu⁶ ÷ 漏 lau⁶

1.2 温州老派这四字正读细音,跟“流手酒”等韵母全同,十九世纪末温州教会罗马字的记音也是细音:①

	头	豆	流	手	酒
老派	diəu ²	diəu ⁶	liəu ²	sjiəu ³	tsjiəu ³
清末记音	diu	diu	liu	siu	tsiu

西南远郊的瞿溪声母腭化更是跟三等字完全同音了:

头骰 = 绸 dzjiu 豆痘 = 宙胄 dzjiu⁶ 跟“丢”字的情况一样:丢 tiu¹ > tsjiu¹ = 周

这说明温州“头骰豆痘流”等字今读əu韵是从iu韵来的: iu > iəu > əu。原读如三等。

1.3 值得注意的是“骰、投”同源,“骰子”本作“投子”(参唐李匡义《资暇集》下“投子”条)及班固《奕旨》(古文苑十七),“骰”是“投”字的变体写法(转注字)。而现在这两字温州不同音,投降、投奔是 dau²,骰子是 dəu²。“豆”字作豆麦的豆读 dəu⁶,而俎豆的豆读书本读 dau⁶。从此看来, dau 音是文读, dəu 音是白读,一等读如三等原是口语中存在的白读层次现象。

1.4 由于流撮三等尤幽韵没有端透定母字,官话中iu拼t母的“丢”tiu¹是一个孤立的例字,其来历待考,很引起有些学者的注意。而在温州话里“丢”təu⁷ > tiu⁷因有“头骰豆痘”等字同韵,就不是孤立的现象了。温州的一等读如三等的交替现象可能对解释“丢”字问题有所帮助。

章炳麟在《新方言·释言》中对“丢”字来历有个假说。他说:“《说文》:投,撻也,

度侯切，今为丁侯切，俗书作‘丢’”。又说“《说文》，酉，侧逃也，卢侯切，今谓乘隙脱走为酉，微拿如‘溜’。”他认为官话的“丢”从“投”分化，“溜溜走”从“酉”分化而来。如果章说能成立，那末一等读如三等，在官话中也有过同样现象了。

1.5 温州各县方言及处州部分方言（如青田、缙云、庆元等处）“头”字等读如三等，跟温州市一样。青田、平阳、乐清等县“头”[diu]“儿”[ŋ]常合音为[ding~den-g]，跟“亭”字同音（如“谷笔头儿”>“谷笔亭”。也有个别温州土话没有“头”读三等的现象，如苍南蒲门“头”读dau，它的“头儿”合音为dan，就不跟“亭”字同音了）。瓯海永强“头”字等读deu，念eu韵，但“豆腐”说作[di⁵vu⁵]，这是[div⁵vu⁵]的合音缩减形式，可见永强eu原来也是从iu变来的。

温州以北沿海的一些吴语方言“头豉”等字虽不读细音，另有侯韵遇见系字读细音的现象（如温岭、黄岩、宁海、余姚、上虞）。这种现象不见于温州。如温州“狗kau⁵即kh-au⁵厚gau⁴吼hau⁵”都跟“兜投”等字一样读au韵，并不读细音。

1.6 温州侯韵以外也有一等读如三等的字，一种是ue>ye>y及ɔ>y:

碗 y³ 缓 jy⁴ 欢 sjy¹ 汗 jy⁴ 干官 ky¹
温 y¹ 魂 jy² 昏 sjy¹ 根 ky¹ 晒 khy⁵

这属于元音高化的后起音变现象。另一种则也是文白读的洪细交替，如：

文读	白读
塘苦旁切 khu ⁵⁵	tshju ⁵⁵ 墓穴：生~百~坟
塍乌孔切 on ³	yon ¹ 灰尘弥漫：坐~，雨毛~
痕户恩切 Hɕ ² 、Hang ²	jang ⁵ 青条~
憎作藤切 tsang ¹	tseng ¹ <tsing ¹ 嫌~，得人憎

只是字例比较分散，不像流摄“头”字等那样成系统。

貳 三等字读如一等字

2.1 温州话流摄三等喉牙读jau韵，舌齿读ian韵，但“牛”（三等语求切）却不读niu²而读ngau²读如一等侯韵。

郊县在白读里还有一些同类例子，如永嘉楠溪话（以枫林音为例）：

文读	白读
臼 dzjau ⁴	gau ⁵ 擣臼（=厚）
帚 tsjiu ⁵	tsau ⁵ 扫帚（=走）

又温州箍桶的箍篾说作“筴”[tshjau¹]，跟绍兴、临安、宁海、海门、三门、黄岩等地一样，都跟“丘”字同音。字见《玉篇·竹部》“筴，欺求切，竹”。《定海县志》：“甌孟桶盆等之篾束曰筴”。乐清林大椿《海盐方言》“什物”、“筴、音邱，桶~”。浙南抄本《通考杂字》“桶匠”类：“桶匠竹箭箍篾，扳缝广条篾筴”。《增补‘同音字类’标韵》338号丘组“筴，以箍桶”，则作筴（民初昌父书局石印《韵学源流》附，系苏南吴语）。而瑞安、文成都说作[khau¹]，同样是一三等交替。

2.2 温州an韵a为短音，广州话尤韵也读短音韵au，没有j介音，因此跟上列各音读法极为相似，如（音后数字为调值）：

牛	白	吊
永嘉 ngau 31	gau 24	tsau 45
广州 ngau 21	khau 23	tsau 35

不过广州流摄三等绝大多数读同一等。“九=狗kau³ | 酒=走tsau³ | 流=楼lau²”，温州只能限于上述少数例子，不像广州那样为密集现象。

“牛”读如一等在浙南吴语中不限于温州各方言，台州如天台，处州如青田庆元也都读ng²u²。但不如温州那么一致，丽水、泰顺罗阳话（处州系统）“牛”就都读细音。

2.3 流摄以外，温州也有一些三等读如一等的零散例子，如（末二例为永强音）：

	本读	白读
嗅香仲切（集韵）	sjong ⁵	hong ⁵
用余颂切	ju ⁵	Hu ⁵ 用着（可以）
蚁鱼倚切	nji ⁴	nga ⁴ 虎蚁
也羊者切	iɛ ³ 、iɛ ¹	Ha ³ 我~去
鱼语居切	njy ²	ng ² —ngu（永）
锯居御切	tsy ⁵	ku ⁵ （永）

还有四等读如一等的：

	本读	白读
嫌户兼切 添韵	ji ²	Ha ² ~憎
研五坚切 先韵	nji ²	nga ² ~作粉

这也说明洪细交替不是流摄独有的现象。

2.4 不但温州和广州，闽语“牛白”也读洪音，也是文读细音，白读洪音，例子还更多一点，以厦门、福州为例（/线前文后白）：

	牛	白	九	流留	就
厦门	giu ¹ /gu ¹	kiu ¹ /khu ¹	kiu ³ /kau ³	liu ¹ /lau ¹	tsiu ¹ /tsu ¹
福州	ngieu ¹ /ngu ¹	khieu ¹ /khou ¹	kieu ³ /kau ³	lieu ¹ /lau ¹	tsieu ¹
	丘	旧	久	灸	
厦门	khiu ¹ /khu ¹	kiu ¹ /ku ¹	kiu ³ /ku ³	khiu ¹ /ku ¹	
福州	khieu ¹ /khu ¹	kieu ¹ /kou ¹	kieu ³ /ku ³	kieu ³ /kou ³	

其中厦门白读u与“语gu³ | 巨具ku¹ | 句ku³”等同韵，那些是遇摄三等字，厦门也读成洪音。白读au则跟“狗kau³ | 藕ngau¹ | 猴kau² | 厚kau¹ | 口khau¹”等字白读一样，也是三等读如一等。

叁 余 论

3.1 第一节说一等字亦读三等。说明两点：（1）古代洪音字在后世方言中可以增生腭介成分，变为细音。

（2）在一些方言中表现为孤立的现象，在别的方言中可能密集出现，如“丢”在官话等方言是孤立的，在温州话中是群生的。

3.2 第二节说明温州话中表现的三等读如一等的细变洪现象虽然例子不多，但在粤闽方言中却是大批的，尤其闽语在白读系统中更是明显。由于白读系统是本来的，文读系统是

北来的。可见读洪音是南方本有的，读细音是北方方言的一种现象。

3.3 我们曾经提出：上古缺乏介音，三四等古多无*i*介音；三等来自古短元音，一四二等来自古长元音。本刊1987年第4期曾作《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那种提法可以解释温州方言中一三等交替现象。闽粤方音保存古音成分较多，其三等白读洪音正可以说明古代原无介音，*i*介音是一种后起增生、并开始只在北方方言中发生的现象。

（上接第85页）

- ⑬ 《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见《马叙伦政论文选》第348页。
- ⑭ 《光明报》新一卷第10期，1948年7月16日。
- ⑮⑯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601页。
- ⑰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195页。
- ⑱⑲ 《高岗、李富春关于沈钧儒等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的报告》，《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16，217页。
- ⑳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19页。
- ㉑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
- ㉒ 《瞭望》周刊1986年第1期。
- ㉓ 民盟一届四中全会：《关于盟务工作总结报告》。

